

叫賣大王收徒

會說170多種吆喝聲，曾為《傷逝》、《開國大典》、《四世同堂》等幾十部影視劇配音，被譽為「京城叫賣大王」的臧鴻近日在江蘇收徒，拜師會在江蘇徐州舉行，婚慶主持人馮鵬飛成為臧鴻的弟子。

（新華社）

▼臧鴻在收徒拜師會上即與展示京韻吆喝



▲徒弟馮鵬飛（左）在收徒拜師會上向師傅行跪禮

►臧鴻（前）和徒弟馮鵬飛在收徒拜師會上合影



粵教堂平移成功喜中有憂

專家憂「平移風」損文物環境

【本報訊】近日，廣州市洲頭咀隧道系統工程德國教堂完成平移，平移技術表現得比著名的2001年錦綸會館平移工程更快更先進。然而，一些文物專家則對此卻沒有太過高興，他們憂慮：平移技術越先進，或者意味着移動文物更容易，文物保護為城市建設讓路更輕易。

據《羊城晚報》報道，11月30日完成的德國教堂平移工程結束後，施工單位魯班公司總經理李國雄表示，此次平移只用了短短四天，和錦綸會館的20天相比，大大提前。錦綸會館平移工程線路，是沿着直角三角形的直角兩邊在移動，平移至直角處有一次調整，而此次德國教堂平移是沿着直角三角形的斜線移動，可謂一步到位。還有，此次德國教堂平移打的是「鴛鴦樁」，就是教堂內部和外部所打的樁不一樣，而錦綸會館是裡裡外外包紮得嚴嚴實實，除了德國教堂的整體性比錦綸會館要好外，這次平移技術更加先進是重要因素。

因「易」成便越移越多

但是，許多關注德國教堂平移工程的文物專家並沒有表



為隧道工程讓路需「打包」平移的廣州德國大教堂（網上圖片）

現出太多的喜悅，相反，他們的隱憂越發濃重。

文博專家崔志民不安地表示：「我只是擔心，平移技術越來越先進，被移動的文物會不會越來越多？」崔志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自2001年錦綸會館「平移成

功」之後，全國各地突然颯起了一陣「古舊建築平移風」。2002年，文物建築上海音樂廳整體平移；2006年，建於上世紀20年代的蘇州市控保建築朱宅（俗稱紅樓）整體平移；2008年，福州泛船浦教堂神父樓整體平移……

李國雄說，錦綸會館的成功確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注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來參觀過，國家文物局局長也來看過，當時就拍板表彰，「廣州的做法是可取的」，很快，全國文物保護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很多人前來參觀學習，「我們很自豪」！

文物價值不只建築本身

廣東一位文物保護專家說，有的人看待文物保護，往往片面，對文物的歷史環境極度不重視。平移工程看上去是保護了文物，但對文物環境則造成極大的改變，由此對文物建築的意義和價值造成極大的破壞。「《威尼斯憲章》甚至規定，歷史環境包括「原住民的居住」。對文物環境的保護，文物法也有嚴格規定。

「現在有的人認為只要保住建築本身就足夠了。」這名文物保護專家憂心忡忡地說。

「『平移風』越颯越烈，反映了我們依然沒有解決好文物保護和城市建設之間的觀念問題，現在依然是文物保護一味為城市建設讓路。」崔志民說。

課堂私議引發意外風波 學生告發教授「反革命」

【本報訊】近日，在各大論壇博客上，一條題為《有同學告我是「反革命」》的帖子引起網友熱議。帖子轉載了一篇華東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楊師群教授的博文文章，文章透露兩名女大學生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委檢察院他在上課時有批評政府等內容，有關部門已立案偵查。而在該教授的博文相關內容已被刪去，但網友的跟帖評論卻與日俱增，超過3000多條。

據《新快報》報道，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楊師群於11月24日在其私人博客上發表了題為《有同學告我是「反革命」》的博文文章，透露由於在上《古代漢語》課時批評政府而被兩名女大學生告密，繼而遭到相關部門的調查。

網友引憲法挺學術自由

在論壇上，有不少人對兩位女生的行為表示難以理解。網友認為：「如果在大學課堂裡老師還沒有言論自由，那大學還叫大學嗎？」「這位楊老師到底說了什麼我們尚且無從得知，但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思想，他的言論應該受到尊重的。」

熱論之下，有網友甚至搬出了有關法規來加以說明：「《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憲法》第四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十條：國家依法保障高等學校中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七條：作為教師享有從事教育教學活動、從事科研並在學術活動中「充分發表意見」、指導和評定學生、參與學校民主管理等權利。」網友直接為該教授叫屈：「楊師群老師，您委屈了！」

支持者稱「舉報」亦有自由

然而，網友意見也並非一邊倒。有人認為，學生有舉報的自由，不應給扣上告密的帽子。有人認為老師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不能把他的政治觀點在課堂上強加給學生，「作為大學老師，對政府的哪條政策不滿意，或者說是對政府的哪個部門有意見，可以去檢舉或控告，要是還不行，還覺得不過癮，則可以寫文章，發論文，或者是在有關的學術研討會上討論。課堂雖不是什麼沙龍，可也算是個公共場合。你的一些偏激、不恰當的觀點在講課的時候不能也不應該單方面強行灌輸給你的學生，你的學生沒有義務成為你忠實的聽眾，你也沒有權利要求他們這樣做。如果你這樣做了，那麼你就是沒有職業道德的。」

雖然辯論上針鋒相對，但在對網癮的重視關注上，「兩陶」還是有着相同的立場，他們一致認為網絡成癮的很大原因在於家庭，全社會共同關注網癮，都認為應該制定網絡成癮診斷標準。



陶然（本報攝）

行為藝術表演經典乏知音

大城小事

近日，鄭州街上有一群年輕人顯得很另類，路人都是羽絨服厚外套裏身，他們卻只穿着短袖T恤、短褲，每個人腦袋上還罩了個白頭套，只露出兩隻眼睛。

一邊走，他們一邊往身上一層一層地穿衣服。等走到街中心的場地上，身上已經裹成了一隻「襁子」。

場地另一端，一位古裝打扮的儒生旁若無人地彈着古琴，一個教書先生帶着一群梳着兩隻髮髻的小孩子，大聲地誦讀《論語》、《大學》……

參與這場表演的人很多，在用小眾化的行為藝術來演繹《論語》、《大學》這些傳統國學經典。據介紹，這場國學主題行為藝術叫《慾望和希望》。衣服代表慾望，一層一層地穿，代表人的慾望迷惑越來越多。白頭套象徵喪失了對自己和外界的清醒認識，大腦一片空白。

學子讀經、儒生撫琴則表達現代社會在向傳統文化尋求心靈平和的解脫之道。而讀書的孩子則是整個社會的希望。

不過，一旁的行人大多沒看出裡面的含義，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打聽這是個什麼活動。（河南商報）



一層層穿衣服代表人的慾望迷惑越來越多（網上圖片）

神州掠影

南嶽僧尼首納湘政府醫保

湖南衡山南嶽區日前首次將和尚道士等宗教人士納入政府財政醫療保險體系，區內62名僧尼全部參加了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至此，該區在衡陽市乃至湖南省率先為宗教人士辦理了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讓出家人實現了「病有所醫」。

據了解，長期以來，宗教教職人員的收入由其所在宗教團體負擔，雖然食宿均有保障，但養老問題卻並未得到妥善解決，加之一部分宗教教職人員收入微薄，低於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卻沒有被納入低保範疇，因此很多人都有着「老來無所依」的憂慮。為了給宗教教職人員解除後顧之憂，維護宗教教職和宗教活動場所的穩定，全國各地紛紛將宗教教職人員和宗教團體專職工作人員納入了基本社會保險範疇，切實地解決了宗教教職人員「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問題。

【本報記者楊斌、通訊員李孟翔長沙一日電】

流失百年菩薩像將回流拍賣

一尊流失海外百年之久的「宋元時期青銅地藏王菩薩造像」將在12月3日至7日在北京嘉里中心飯店舉行的翰海秋拍會上亮相。這件拍品當年被八國聯軍從北京掠走後在海外輾轉漂泊百年，是目前僅見的一尊按照人體解剖學鑄造的青銅菩薩坐像。

據介紹，這件拍品是在清末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時由德軍將軍瓦爾德澤掠奪的文物之一。1901年，這件重要文物途經天津口岸時，不知何故沒能被帶走，在天津遺失，直到二戰結束後才在德國非特烈公園城牆邊被發現。

據專家推測，這尊菩薩像出自山東濟南靈岩寺，是古代匠師們大膽地採用寫實風格鑄造而成，不但形體、比例、相貌與真人相仿，血脈、筋骨也清晰可見。

（北京晚報）

「網癮標準」制定者親身論戰

【本報記者丁春麗濟南二日電】《網絡成癮診斷標準》推出後，引發了社會廣泛的反應。日前，齊魯電視台節目「開講天下」中，《網絡成癮診斷標準》（以下簡稱《標準》）的制定者陶然就「網癮是否是精神病」參與了一場激辯，而他的對手，是「中國戒除網癮第一人」陶宏開。

論戰一：是否精神疾病

陶然是北京軍區總醫院成癮醫學中心主任，作為《標準》制定者，他堅持自己的觀點：上網成癮應納入精神疾病範疇。

陶然表示，世界衛生組織這樣的表述：凡是有認知、情緒、情感和行為有改變、有障礙的人，一律納入精神疾病範疇。按照國際通用分類，只有精神類疾病最符合網癮。陶然稱，《標準》是從3000多例網癮患者的臨床資料中，抽取1300餘例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進行臨床跟蹤研究制定的，對網癮的症狀、病程及嚴重程度都有明確規定。

反方的陶宏開則是強烈反對，指把網癮定性為精神病大錯特錯，認為網癮只是心理和不良行為問題，「網癮既不是心理疾病，更不是生理疾病，只是一種比較強烈的習慣！」

陶宏開稱，患網癮的青少年心理和行為是有些異常，甚至呈現出病態，但不能把他們當作精神病人那樣治療。「我堅決反對給患網癮的孩子扣上「精神病」的帽子，這會毀了孩子的一生。」

論戰二：應否藥物治療

陶然認為，網絡成癮要服用藥物治療。據其介紹，在北京軍區總醫院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系統服藥的佔48%，其中28%是伴有抑鬱、焦慮、強迫症狀的。另20%是有與品行障礙、人格障礙、多動注意力缺陷、對立違抗等精神疾病共病的，這些精神疾病不得到醫治，網癮症狀難以控制，而且復發的可能性較大。另52%只服用維生素、谷維素類藥物，睡覺不好的就用些鎮定藥物調節。結果證明，100%有治療效果，80%效果很好，另20%就是有共病現象的。

陶宏開則認為很多精神類藥是劇毒的，他說：「任何用藥物對網絡成癮者進行治療的方法，都是對孩子的摧殘。」陶宏開稱，他至少已矯正了500名以上的網癮少年，一切都是通過心理疏導來完成的，從沒用過一粒藥。